

# 夏雪的同学也死在了水泥盒子里

3



普璞著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，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，不自觉被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。被所谓“神”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“原罪”是什么……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，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，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两个月前，夏月收到了一封来信，信中说，饕餮、淫欲、贪婪、愤怒、嫉妒、懒惰和傲慢这七宗罪中的一个已经被写在了夏月的灵魂上，只有判断出写的是什么罪，再用灵魂加以印证才能将它抹去。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。起初，夏月并没有把这当回事，但是后来，夏月发现，自己的生活似乎起了一些变化。

## 悬疑小说

### 夏月想请姐姐来为自己作证

被罪附身已经很背了还要被警察怀疑，夏月的心情更为阴郁。离开了王水明的住处后，她径直向学校的宿舍楼走去。

三步并两步赶回了宿舍，打开门一看，室友们都不在，整个房间空荡荡的。她们应该结伴上课去了，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对自己而言变得好遥远。

不安地坐在了床上，夏月思索着自己是否还能信任姐姐。强行安插在每个人心中的“罪”让原本建立好的信任纽带脆弱无比。就连自己有时也会无法控制地生出邪恶的念头，也可能哪天被选为制裁者去杀死人，那还能去相信谁？

拿起手机，她打开了通讯录，一页一页翻动着那些原本熟悉的名字。

当“老爸”、“老妈”这几个字映入眼帘时，她倍感亲切，可也生怕他们灵魂上也被写上了恐怖的罪。

不管怎样以他们的人生经历是绝对不会相信她现在的处境。他们只会以为她的脑子短路了。别说她出谋划策，不让她去看精神科就已经很好了。他们却是这世上和自己最亲近的人，真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。她现在后悔没有找一个男朋友了，这真是讽刺。不过真有男友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也早就跑了。他唯一想做的只是把她压在床上蹂躏，要说起责任这种事，最多只会在自己堕胎时陪在身边罢了。男人在她心里就是这样。

从这点上说，有老姐和自己做伴也算是非常幸运了。对她来说也应是如此吧。

老姐和自己很像，似乎也没有谈过男朋友。她是有原因的，夏月明白这一点。她名字移到了“夏雪”一栏，之前，她已经跟姐姐说过了，现在应该再和她商量一下。正犹豫着要不要按下去时，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，把她吓了一跳。正是姐姐。她急忙跑到了阳台上，怕万一门外有人偷听。

### 又有一个人死在了水泥盒子里

“小月，方便说话么？”“方便。”老姐的声音很急促，让夏月心里一紧。

“不好了，出事了！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们班的……一个……”她似乎是在想该怎么表达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接下去说：“被杀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”夏月惊呼出声。“这是刚知道的，她……她……”说到这里夏雪的气息急促起来，“她……被奸杀了……好惨……可能是尝试失败，遭受惩罚了。这次应该是‘淫欲’做的吧。”这句话让夏月感觉被雷击中了一样，自己应该是“淫欲”才对啊，她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没有别的可能了？”

“现在还不清楚，不过我还没有报警，因为问题不在这。”夏雪的声音压低了，“现在已经不能再让警察插手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倒是要赶快报警啊！”夏月几乎快喊了起来，“他既然是‘淫欲’的话，不把他抓起来我们会很危险的啊，并且既然已经知道他是什么‘罪’了，留在我们身边也没有用。他说出我们的事我们可以逃走。”

“小月，你冷静点！你现在还不了解情况，你先听我说，我问你，王水明那边你是不是搞定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死了对吧？昨天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果然，刚才有个叫王峰的警察打电话给我了，他叫我去一次，我已经拒绝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姐姐她该不会……夏月之前不好的想法似乎应验了。

“你冷静点，这是有原因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，得赶紧逃走了。”

“你別总是叫我冷静！”夏月按捺不住了，“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当初不是说好了你来替我作不在场的证明么？你逃走那不就等于承认我就是凶手吗？！”

“不是的，小月，你別误会，那个你听我说，已经搞定了。”夏雪这时的语气很镇定，“你曾告诉我王水明把自己的房间涂满了水泥对么？”

“嗯。”“那个被奸杀的女孩名叫费冰欣，也是死在涂满水泥的房间里。”

“然后？”“你好好想一想，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，都死在这种特别的现场，你说警察会怎么想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“费冰欣可是我的同学，你再好好想想，王水明是一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费冰欣。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死去一样，警察会怎么看呢？也许本没有联系，但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一个是嫌疑犯，一个是嫌疑犯的证人，我们还互为姐妹……”听到这，夏月的心就沉了下去。当警察掌握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直接拘留她们了，到时一切都完了。

### 夏月想起了姐姐被强奸的那个夜晚

看着窗外夜色悄悄降临，夏月思考一些问题，但思维的齿

轮却不听使唤。关于姐姐被强奸的回忆干扰了她的思路，那是一个不堪入目的夜晚，她们姐妹俩的关系也因此被拉远。那一年夏月是十二岁，刚进初中还没多久，女生们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，她也不方便和男孩在一起玩耍。

那时夏雪的身体已经发育得很好了。她皮肤非常白皙，胸部鼓鼓的，腰则很细，身体有着完美的弧线。当穿着T恤打羽毛球时，夏月会一直盯着她胸部看，弄得夏雪不好意思了，愤怒地过来掐她才作罢。

那天是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太阳已经隐去，只留下红彤彤的晚霞留在天际。婶婶让夏月进屋后就去上班了，她只是回来做个饭，经常要晚上赶回公司加班。而叔叔因为在船上当电工的缘故常年会不在家。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真是很无聊。要不玩一下捉迷藏的游戏吧，先藏起来，等姐姐来找我，说不定会很有趣。夏月躺在姐姐的床上发了一会儿呆，回想起了以前常玩的游戏。

从写字台上找出笔和纸，她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字：“我是温柔的空气，没有形状的云彩，你找不到我的~~”她把写字台上写好的纸条放到了不起眼的位置。再打开屋子角落的那个黄褐色大衣柜蹲了进去。

姐姐今天回来得特别晚。天色已经全暗了，夏月饿了。婶婶已经做好了菜，饭也在电饭煲里，可她等姐姐回来一起吃。她闭上眼睛斜靠在衣柜里，把一件姐姐绵绵的连衫裙抱在怀里。在这种慵懒闷热的氛围之中，她全身乏力，抵不住席卷而来的倦意昏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恼人的噪音

把她吵醒了。她睁开眼，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还没有完全清醒，只隐隐约约察觉有人回来了，把日光灯打开了。白色的光束从大衣柜的夹缝中照进来。像有谁引导般，她马上把眼睛凑到了门缝上。

一个上身穿深色老式T恤的男人正光着屁股，把姐姐压在了下面。姐姐的嘴被什么布塞住，双手被男人按在头顶。她被堵住的嘴里还是发出了“呜呜”的声音，上身的校服已经被扯开，露出了雪白的乳房。她拼命地扭动着腰，想把坐在身上的人掀下去，暗红色的乳头像鼓点一样跳跃。这画面比灯光更强烈地刺入了夏月的眼球。

我得救她！那个人正在伤害姐姐啊！心里这么想着，可是身体却动弹不得，像被注了麻药一般。

夏月后来才认出来那个男人是教语文的李老师，和站在台上讲课时的表现判若两人。台事之后，那个李老师竟也哭了，他把姐姐抱在身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嚎啕大哭。

“滚！”姐姐突然嘶声力竭地喊了起来，一丝不挂的她几乎无法站起来，她在身上披了毯子，大腿在微微颤抖，表情像要杀人。恐惧在李老师的脸上滑过，他用乞怜的眼神看了姐姐一眼，想说什么，但最后还是二话没说就走了。夏月在柜子里手僵硬地等待出去，也害怕着这一刻。

然后终于，门“哗”的一声被打开了。闭着眼睛的她看不见姐姐的表情。

自此以后，夏月开始讨厌男性，尤其反感男老师。就连那位喜欢对她傻笑的男孩也顿时变得恶心起来。他似乎在嘲笑她。

# 裴格向大猫儿求婚了

7



阿巴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，迎面遭遇安全套的广告策划，传统的思想正面撞击超男性文化，一个未婚少女如何应对这样雷死人的文案？工作中的遭遇可谓刀山火海，情感的遭遇也谓之苦大仇深，看上眼的靓男牵手相依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看不上的衰男狂甩不掉像一贴狗皮膏粘住没完……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大猫儿回想起了多年前在家里看到父亲和一个陌生女人不堪的一幕，受此打击，导致大猫儿选择性失忆，从此也产生对男人抗拒的心理。在得知事情原因的同时，林莽莽也将自己的身世告知了大猫儿，林莽莽的父母早就离异，并各自有了新家庭，林莽莽如今独自生活。

## 花样青春

### 林莽莽搭设爱的绳梯

“哦！”我无所谓地应了一句，觉得自己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于是脱掉衣服直接栽倒在床上蒙头大睡。

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了，老爸老妈都不在家。我懒洋洋地起身，磨磨蹭蹭地梳洗完毕，百无聊赖地踱到了阳台上。

正发着呆，忽然听见楼下传来小孩的笑声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一手拽着妈妈的衣角，一手指着我家的阳台，似乎想指给她妈看什么。我疑惑地在阳台上四处张望一番，没发现什么异样。过了一会儿，楼下又 came 了两个十几岁的男孩，也一起仰着头对着我家的阳台指指点点个不停。

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！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跑下了楼。站到刚才那几个小孩待过的地方，抬头向自家阳台望去，差点儿惊呼出声。一条结实而柔软的绳梯从我家阳台的侧面垂挂下来，笔直地垂进了楼下林莽莽的阳台上。我忽然想起了林莽莽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今天先用气球意思意思，下次直接架梯子，你下来或者我上去，多么古典浪漫的爱情桥段啊！”想不到他竟然真的……

绳梯摇摇荡荡地悬挂在两个阳台之间，就像是一个邀请的手势。原来被人需要，也可以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——我心里一疼，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门外传来钥匙响动的声音，应该是老爸老妈回来了。我赶紧抹掉眼泪，把栏杆上的铁扣解开，将绳梯整个拽了上来，藏到了我的衣柜深处。

心里还是空得厉害，我抓起电话拨了小乔的号码。

我向小乔讲述了这趟匪夷所思的香港之旅，小乔给我的结论是：“你那位帅哥，很可能是心

有余而力不足。不用我说得更明白了吧？”

其实小乔的这个解释倒是我最乐于接受的一种，虽然听上去有些残酷，但至少不是因为我自己过于差劲的缘故，自尊心不至于太受伤。

我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小声地问道：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小乔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要真是这样，当然只能分手了！估计裴格过两天还得再找你谈一次，要真的是这么回事，你就狠狠心算了吧！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烦躁地把沙发靠垫捂在了脸上，不想再说一句话。

### 裴格向大猫儿求婚

小乔果然没猜错，裴格在几天的杳无音信之后，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约我晚上下班出去谈一谈。

裴格带我去了一家日本料理，两个人在榻榻米上相对而坐。我捧起桌上的茶杯浅啜了一口，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问道：“今天约我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”

裴格点了点头：“有些话，其实在香港的时候就应该跟你谈的，但我那天实在没有心情，非常抱歉……”

我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没关系，现在讲也一样！”裴格垂下眼睑，眉头微蹙，浓重的忧伤从眉心处弥漫开来，还未开口，已经让我的心软成了一滩泥。

“Kitty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些事让你很扫兴吧？我想，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”我不自然地笑了笑，“扫兴倒也谈不上，只是……有点小意外罢了。我也一直想问问你，是……因为我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你千万别那么

想！”裴格急忙摇头，“都是我的问题，我……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……”我静静地看着裴格，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。

“这个问题，其实和你交往之前就存在了，只不过我曾经努力了很久想要克服它，跟你认识的初期，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好起来了，直到我们去香港的时候，才发现还是没有……我并不是开始就有意要欺骗你的，这一点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也许说出来会让你很难接受，但是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给你一个交代，说清楚之后，我可以接受你的任何决定。”

我依然保持着沉默，裴格停顿了好半天之后，才艰难地说道：“你知道，其实……我……我是……”才说了这么几个字，裴格已经脸涨得通红，口齿也变得结结巴巴，含混不清，自从认识他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狼狈不堪，一直那么风度翩翩的成熟男人，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大男孩，而这却勾起了我从未体验过的母性柔情。我忍不住心让任何有损男人尊严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于是我果断地伸出手去，轻轻地挡住了那张好看的嘴。“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！”

“你知道？”裴格睁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木讷地缩回手，低下了头：“是的，已经有人对我解释过了，我都明白的，不想听你亲口再说一遍。”

“哦……”裴格的头也无力地垂了下去，沉默良久后喃喃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想……我一定伤了你的心了！”

我摇摇头：“没有，其实我能理解，真的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不能怪你！”

“谢谢！”裴格满怀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小声地问道：“可是你……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”

我的内心剧烈地斗争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。最后，我只能选择了一种既态度模糊但又确实是真话的方式告诉裴格：“我……不想就这样离开你。”

裴格汗湿而微凉的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：“那么，Kitty，咱们结婚吧！”

我惊讶地抬起头来，裴格湖水一般的眸子，盈满了诚恳的期待，一动不动地等着我看。仅仅两秒钟后，我看见那两潭湖水中倒映出的满面惊骇的女孩，居然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### 小乔反对大猫儿结婚

“你疯了吗？”

小乔接到我在回家路上打过去的电话，顾不得天色已晚，火速赶到我家楼下堵住了我。我刚一出现在楼门口，小乔就从暗处跳出来冲到我跟前大吼大叫，唾沫星子直喷了我一脸。

林莽莽这时也来了，听小乔说我要出嫁了，迅速地看向我，我尴尬地与他四目相对，似乎看到他的眼里掠过了一抹受伤的神情。但几乎立刻地，林莽莽便又摆出了满不在乎的神气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是吗，那恭喜啊！小乔，人家要嫁人你跟着急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她那个男朋友……”小乔！我坚定地打断了小乔的话，“别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反正已经决定了，就这样吧！”

“得，你们说你们的私房话，我就不跟着掺和了！”林莽莽冲我们摆摆手，吊儿郎当地晃着膀子走上楼去了。

裴格的求婚当然不可能仅止于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开车带我去郊区一个依山傍水的度假村。

我举起手对着阳光看了又看，眼睛被那过于闪亮的光芒刺得生疼，这么大这么亮的一颗东西戴在手上，我的幸福即使打不了满分也总该有90以上吧？于是我很配合地做出幸福的样子对裴格笑着，并第一次主动地抱住他亲了一下。

晚上，从路途遥远的郊区赶回来，进家门的时候11点都过了。来开门的老妈满脸怒气正待发火，看见我手里的玫瑰，立刻转怒为喜。我脱鞋进屋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老妈迫不及待地扑过来问道：“你交男朋友啦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未婚夫吧！”我懒洋洋地举起左手，向老妈亮出了无名指上的钻戒。

“什么？”老妈一下愣在那里，连坐在一旁的老爸也放下报纸抬起头来。

“你……你连人都没带回来让我们见见，就答应嫁给人家啦？”老妈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咆哮了起来。

“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求婚了呀，这不是一回来就告诉您了嘛！您要是不答应，大不了不结就是了。”

老妈的脸色略有缓和，但还是没好气地问道：“他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××投资公司的副总。”“多大岁数？”“比我大两岁。”“长得怎么样？”

我从手机里翻出裴格的照片递过去：“您自己看吧！”

老妈接过手机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又把裴格的身高体重、家庭背景、财产状况问了个遍，面部表情越来越松弛，到后来简直都快笑出来了。最后老妈拿起我戴着戒指的手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：“这么大的钻石，刚才我以为是假的呢！这两天把他带回家来吃个饭，听见没有？”